

古典學術講要

修訂本



张文江 著

《学记》讲记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讲记
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：无著文喜
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：兜率从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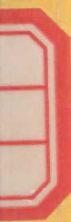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：丞相张商英居士

马致远《套数·秋思》讲记

渔樵象释

《风姿花传》讲记

《西游记》讲记



古典學術講要

修訂本

张文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典学术讲要 / 张文江著. —修订本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5. 11
ISBN 978-7-5325-7784-2

I. ①古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史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K09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5047 号

古典学术讲要(修订本)

张文江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282,000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7784-2

B·912 定价: 5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风雨如晦，

鸡鸣不已。

既见君子，

云胡不喜。

——《诗·郑风·风雨》

目 次

《学记》讲记	1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讲记	42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:无著文喜	104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:兜率从悦	125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:丞相张商英居士	149
马致远《套数·秋思》讲记	185
渔樵象释	202
《风姿花传》讲记	215
《西游记》讲记	277
后记	330
修订本补记	332

《学记》讲记

一

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写了八卷,最后一卷是论教育,而且是论音乐教育,这本书没有写完。吴寿彭中译本在结尾处有个注,引用了英国研究者罗斯(Ross,1877—1971)写的《亚里士多德》。罗斯说,《政治学》这本书“不但关于教育的讨论未曾完篇,亚氏理想国的其他好多事情也付之阙如。是否他的想象力有所不足,或讲稿遗失了一部分,我们现在无可考明。也许他像柏拉图一样,认为具备了良好的教育,城邦所需其他种种就会跟着实现”(商务印书馆,1983,434页)。我看到这个注的时候就笑了。一部著作如果成为经典,什么方面都会有人说好,连没写完也是好的。这本书没写完,有人就会说是微言大义,没写完正好。也许亚里士多德真的想象力不足,写不下去了,也许讲稿真的遗失了,作注的人就会来补台——“也许他认为具备了良好的教育,城邦所需其他种种就会跟着实现”。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最后结束于教育。在中国的先秦典籍中,不但政治归结于教育,经济也归结于教育。比如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子适卫,冉有仆。子曰:‘庶矣哉!’冉有曰:‘既庶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富之。’曰:‘既富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教之。’”这里牵涉了三件事情,首先是拥有人口,有了人口以后发展经济,有了经济以后发展教育。又比如《孟子·尽心上》:“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,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民畏之,善教民爱之。善政得民财,善教得民

心。”同样也是强调教育,和亚里士多德一致。对于社会来说,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。对于个人来说,教育也是幸福的来源。前些年曾经有一个统计,说在学历层次高的人中,自我感觉幸福的人多一点。当然学历层次高,并不等同于受教育程度高,实际情况也可能相反,所谓智慧越高越痛苦,知识越多越反动。像王国维的名句“人生过处唯存悔,知识增时只益疑”(《六月二十七日宿峡石》),学多了反而感到痛苦了,那是还没有学好。如果只是乱糟糟地读几年书,确实不行。真的把书读到了心里去了,会有一种快乐,所谓“虽南面王不易也”。当然学问不能只是类似于孔乙己知道“茴”字的几种写法,而是对人生与人性有比较透彻的认识。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息息相关,现在提倡素质教育,但是应试教育还是占了很大成分。应试教育的弊病很大,却还不能完全废除。为什么如此成问题,还不能完全废除呢?我的判断是,学历成了划分阶层的基础。现代社会在无形中,是以学历为基础来划分阶层的。当然还会有上升和下降,其实永远在洗牌,但取得学历是第一步。教育是不是这个东西呢,可以说绝对不是。那为什么还不能废除呢?因为这几乎是贫困家庭翻身的唯一机会。应试教育确实有问题,但是它即使花钱也买不到分数,无论如何还有着程序上的公正。然而应试教育本身是错的,如果要理解真正的教育,还必须走另外的一条路。

《学记》是先秦留存下来的一篇专门讨论教育的文献,作者大概是战国末年的七十子后学。在中国古代,“学”字就是“教”字,学和教是一个字。郭店竹简《老子》中“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”,“教”写成上爻下子,这个字就是“学”,所以《学记》同时也是“教记”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郑玄注:“《学记》者,以其记人学教之义。”学和教并言,是教育的两方面。《学记》的内容有些有事实根据,有些也是作者的理想,像黑塞的教育小说《玻璃球游戏》中的“卡斯塔里”,要表达一个观念。有人认为它是三代圣王的教科之书,这样的评价似乎有些过分,可能把位置摆高了。在我看来,《学记》是一篇有思想性的文献,它对历史有总结,对现实有批判,如果过于推崇它的经典性,也许反而会遮掩

其内在的锋芒。综合而言,《学记》论述的是普通教育、师范教育,偏向于有形教育,培养的是贤人(gentleman)。如果从最高标准来看还不够好,不是培养天才,是培养体制内一般人的,所谓的第二楼头。第一楼头是伟大人物的教导本身,偏向于无形教育,培养的是哲人(philosopher)。在古希腊,哲人就是爱智慧的人,不同于现在从事哲学职业的人,而是柏拉图《斐德罗篇》九类人中的第一类人(248d—e),生下来就是喜欢智慧的。philosophy有探究的意思,也就是热爱、喜欢,《论语·雍也》所谓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。第一楼头的人可以不经学校教育,主要通过自学而成,或者是完成学校教育以后感到不够,自己重新再学。所以第一楼头不能废除第二楼头,而第二楼头应该通向第一楼头。对于第一楼头的人来说,应该保护第二楼头,你自己有办法解脱了,第二楼头的人怎么办?在《学记》中有第二楼头和第一楼头接通的契机。

发虑宪,求善良,足以谏闻,不足以动众。

“发虑宪”,发布深谋远虑的思考,形成严肃的政令或法规。虑(慮)与宪(憲)可通,深谋远虑的思考,没有成文为虑,成文为宪。《尚书·兑命》:“监于先王成宪,其永无愆。”以先王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为借鉴,永远没有过失。这就是所谓法先王,继承远古以来的习俗,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。宪与法可通,宪本身解释为法,也就是“宪法”这个词(近代出于日语)的来源。《管子·立政》:“正月之朔,百吏在朝,君乃出令,布宪于国。”朔是正月初一,布宪有些接近于政府公告,把这一年中准备做什么事情,以及什么事情可以做、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公布出来,是总的政令。《管子·权修》:“然后申之以宪令,劝之以庆赏,振之以刑罚。”一方面是赏,一方面是罚,其中的判断标准就是宪令。《国语·晋语》:“赏善罚奸,国之宪法也。”宪还有效法的意思,《中庸》云:“仲尼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。”祖述也就是宪章,继承尧舜、文武传下来

的文化。为什么会想到讲《学记》呢？几年前有朋友说过一句话，给我的印象很深，他说：“当今社会有很多事情，很难判断该不该做。只有两件事情，做了大概不会错，一件是教育，一件是环保。”其实教育也可以看成人的环保，而环保必须通过人来实施，所以两者之间，应该以教育更为根本。不仅如此，教育首要的功能，正在于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。至于如何做一件事情，那还是它其次的作用。“求善良”，历来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求善良之法，一种是求善良之人。两种解释中，我稍稍偏向于第二种，因为前者是手段，后者才是目的。一个好的法有什么用，目的还是造就乃至服务于好的人。无论是法还是人，多少还有些增字解经，不及“求善良”本身，把一切都涵盖了。“足以谏闻，不足以动众。”发布严肃的政令或文件，追求善良，可以在新闻上掀起小小的波澜，但是民众没有大的反应。谏可以解释为小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但没有动心。

就贤体远，足以动众，未足以化民。

“就贤”是亲近贤人，比如说希耶罗亲近西蒙尼德，毛泽东亲近柳亚子，当然在严格意义上柳亚子还不是贤人。“体远”是想得深远，注意少数民族、妇女儿童、弱势群体的利益。“足以动众，未足以化民。”老百姓会受到较大影响，但不会发生变化。

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学乎。

《学记》开始的三句，是古代国民教育的总纲。“化民成俗”的俗，也是“移风易俗”的俗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于古希腊的 *nomos*。“其必由学乎”，一定要走教育这条路。政治影响社会快，教育影响社会慢，但是教育更为根本，而且贯通于未来。社会中所出现的问题，一定会在教育中有反映。“发虑宪，求善良”、“就贤、体远”是政治，是上层

做的事情,“化民成俗”是教育,是下层做的事情,而下层是上层的基础。君子的工作贯通上下,这个工作就是教育。《学记》中的君子,就是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中的君子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。君子为成德之名,《白虎通·号篇》:“或称君子何?道德之称也。君之为言,群也。子者,丈夫之通称也。”《学记》孔颖达疏:“君谓君于上位,子谓子爱下民”,不是君子的标准解释,但是注意上下沟通,也有一定的意义。《学记》在这里点出君子,就是它所期待的理想读者。而所谓“化民成俗”,也就是后来鲁迅所重视的改造国民性。《学记》里有许多好东西,如果有人想知道什么是好老师,什么是好学生,一定要参考一下。不是完全照着它做,而是读后受启发,你会有一个明白。

玉不琢,不成器。人不学,不知道。

玉琢是加工物质,人学是培养人才。人怎样才可以算成器呢,那就是看他是否知道。在现代汉语中,“知道”是明白眼前事物。在古代汉语中,“知道”是明白眼前事物和整体的关系,明白眼前事物背后的道理。单单探讨道理也许会脱空,跟你眼前事物有关系,那才是“知道”。在现代汉语中,“知道”的意义没有了,但是这个词还保留着,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,天天用的词中有大道理。中国古代以唐为界限,唐以前主要思想往往讲的是道,宋以后主要思想往往讲的是理。清末以后引进西方的思想,道也不讲理也不讲,如果允许开个玩笑,那就是“不讲道理”了。“玉琢”的譬喻出于《论语·学而》:“子贡曰:‘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’子曰:‘可也。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。’子贡曰:‘《诗》云: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谓与?’”子贡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”,虽然是对的,但还是偏向于消极。孔子“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”,把消极化为了积极。从一块璞玉出发,一点点加工,一点点深化,就是切磋琢磨。《荀子·大略》云:“人之于文学也,犹玉之于琢磨

也。”古代的文学就是文献。文学是孔门四科的最后一科，当时读的那些文本就是文学，大致相当于后世的经学，跟现在的文学概念不一样。人需要文学就像玉需要琢磨，用经典来琢磨你这个人。

是故古之王者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

建立国家，治理人民，首要的事情就是教育。

《兑命》曰：“念终始典于学”，其此之谓乎。

国家的根本建立在教育上。《兑命》原文是：“惟教学半，念终始典于学，厥德修罔觉。”《兑命》好得不得了，这段话尤其好，它出于伪《古文尚书》。如果清代的考证成立的话，这篇《尚书》出现比《学记》晚，但是内容非常有意思，我们以后另外讲（参见拙稿“《尚书·说命》析义”）。“惟教学半，念终始典于学”，典就是主，就是常，自始至终地压着，念念不忘地想着，这就是学，也就是重视教育。如果把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和“念终始典于学”合在一起，就是所谓的学习型国家。当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全国上下有一股朝气，大家都想把国家推向前进，好像看到了光明。胡耀邦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《激荡的百年史》，书中讲到，日本为了振兴国家，大力普及和推广教育，几乎每个村庄最好的建筑物，就是那里小学校的校舍（孔凡、张文译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，1980，10—11页）。这就是全民对教育的重视，学校被看成国家的根本，是民族的希望所在。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《易经·序卦》在乾坤之后继以屯蒙，屯就是建国君民，蒙就是教学为先。当然这还是初步的一说，《易经》的变化太多了。

虽有嘉肴，弗食不知其旨也。虽有至道，弗学不知其善也。

必须有直接的接触,也就是感性的认识,毛泽东《实践论》所谓“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,你就得变革梨子,亲口吃一吃”(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,人民出版社,1991,287页)。《大学》开篇曰: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新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其中“在新民”一句有异文。朱熹《集注》作“在新民”,王阳明据古本作“在亲民”,到底哪一个正确,历来有争议。后来看到一个道家人物的解释,我觉得非常好。他说,“在亲民”是命功,“在新民”是性功(汪东亭《体真山人真诀语录》)。“亲民”联系老百姓,是命功。“新民”教化老百姓,是性功。亲民就是新民,新民就是亲民,可以没有矛盾。

是故学然后知不足,教然后知困。知不足,然后能自反也。知困,然后能自强也。

自满是因为没有学,不知困是因为没有教。学过或教过的人,才明白自己的无知。而深切明白自己的无知,本身就是学问。自反,谓反身求诸己,《孟子·离娄下》云:“则君子必自反也。”自强,谓修业不敢倦,《易·乾》曰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

故曰:教学相长也。《兑命》曰:“教学半”,其此之谓乎。

“教学半”,前面一个字读 xiào,后面一个字读 xué。教是一半,学也是一半,合起来是教学,也就是教育的两方面。教师一半是教,一半是学,学生一半靠旁人教,一半靠自己学,这就是“教学半”。在教学的两方面中,教的主导在学,学的主导在教。好的教师永远把自己当学生,而学问的有些至深之处,只有当了教师才能学会。一旦渐入佳境,发言吐句,往往惊人又惊己。教学相长,学生会了,教师也会了。

古之教者,家有塾,党有庠,术有序,国有学。

“家有塾”，古代二十五家为闾，住在一个巷子中，巷首有门，门旁边的地方就是“塾”。后来“私塾”这个词由此而来，就是每个巷子口有一所小学校。在外面做过官的人退休回来，老先生见过一些世面，力气也没有了，在这里教孩子识些字，讲些做人的道理。“党有庠”，五百家为党，每党设置一个庠。“术有序”，“术”就是遂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，每遂设置一个序。如果勉强比拟，“家有塾”相当于现在的就近入学，“党有庠”相当于区重点，“术有序”相当于市重点，“国有学”相当于全国的最高学府，也就是大学。“国”是天子所在的首都或诸侯所在的都会，那里所谓的国学，也就是当时教育阶梯的顶端。在《学记》中，四种名称相应于四级教育体制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学则三代共之。”把四种名称分配给了三代。《学记》从空间讲，《孟子》从时间讲，到底怎么样不知道，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

比年入学，中年考校。

“比年入学”，比就是排着，每年都有入学的人。“中年考校”，“中”是隔开一年，到了适当的年份要考试。考就是稽考，考察，考试，校就是校正，校核，校对。所谓学校，就是用学来校对你，把自然人改造成文化人。用弗洛伊德的说法，就是把压抑加给你。但人之为人，就是在压抑中获得解放。人怎么可能脱离社会呢？压抑是校得不好，通过压抑来解放，才是唯一可能的途径。

一年视离经辨志。

“离经辨志”，郑玄注：“离经，断句绝也。辨志，谓别其心意所趣乡也。”古代的文章没有标点，“离经”是把文章分开来。把句子、段落分开来了，这篇文章也就懂了。“辨志”是知道这篇文章讲什么，每篇文

章都有一个作者的志。还有一种解释是要看看学生的志,我觉得可以是同时的。其实把作者的志向看懂了,学生的志向也会逐渐熏陶引发出来。用一年、三年、五年这样的序列,就是所谓“中年考校”,也就是隔一年进行考校。为什么说“视”呢,就是看看你到什么程度,和我们今天分数至上的考试有所不同。

三年视敬业乐群。

这是同学关系,注重团队精神。敬业是根本的职业道德,乐群是学会和别人合作。

五年视博习亲师。

这是师生关系。为什么要尊师呢?老师对学生有人格上的影响。

七年视论学取友,谓之小成。

“三年”差不多等于过去的初小,“五年”是高小,“七年”就是中学。七年初步教育完成,所以说“谓之小成”。“离经辨志”是文本教育,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读书。“敬业乐群”可以说是职业教育,你懂了一点知识,知道了合作,可以踏入社会了。“博习”是因为社会非常宽广,还要多学其他的东西,把基础拓宽一些。而学的东西多了,彼此的矛盾也会出来,老师给你辨析其中的矛盾,自己也从内心尊敬老师,所以说“博习亲师”。“博习”是多读多接触,“论学”是自己拿出判断,类似于我们现在交一篇毕业论文。“论学”照应“博习”,在“博习”中形成自己的抉择。“取友”照应“亲师”,师友是同道,你取什么友就亲什么师。所谓取友,就是取可以和你有思想交流的,这种思想来自你的“师”。对于非血缘的社会关系来说,君臣是互相压抑的,师友是互相

衬托的。上一辈是师,同一辈是友,论什么学就取什么友,友是你自己的镜子。《说苑·杂言》引孔子言:“不知其子,视其所友。不知其君,视其所使。”看和他交往的是什么人,就可以从侧面了解他。宋代邵伯温的《邵氏闻见录》卷七,记宋太宗叫陈抟去看看当时还是皇子的真宗能否继承皇位,陈抟走到门口就回来了。问他为什么,陈说看门打杂的是宰相将军,里面的人就不用再看了。这就是“论学取友”,你有什么友,你就是什么人。然而“论学取友”还是小成,如果思想一点点升华,同时代可以谈到深处的人越来越少,最后必然走入历史,也就是《孟子·万章下》的“尚友古人”:“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,又尚论古之人。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是以论其世也,是尚友也。”如果从八岁开始上学,到“七年论学取友”,“谓之小成”,已经十五岁了,相当于《论语·为政》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。有的研究者用另外一种算法,就是“离经辨志”读一年,“敬业乐群”读三年,“博习亲师”读五年,“论学取友”读七年,然后大学读九年,加起来一共是二十五年(王树枏《学记笺证》卷二)。这样从五岁开始到三十而立,或是从七岁开始到三十二岁。我不太敢相信这种算法,古代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条件。其实这里也不用说死,开头用了一句“古之教者”,可见不一定是当时的事实,也可能包含作者的理想,更可能是事实加上理想。

九年知类通达,强立而不反,谓之大成。

“知类通达”,就是在某一门类中融会贯通,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。比如说王力,在古代汉语方面就是专家。但他是否在其他方面也是专家呢,不见得,这是知一类通达,已经不容易了。而知万类通达,那就是古代理想中的圣人。“强立而不反”,标志世界观的形成。这可以分为两方面,好的方面是教育成功,坏的方面是被传统思想洗脑。在中国古代社会,法律没有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,因为读书人从小念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遇到事情自然而然不会反应到犯法的地方来。礼法礼法,礼

在法前,法的份量就减轻了。《论语·尧曰》云“不教而杀谓之虐”,孔孟的思想化入民族的 nomos,就是所谓移风易俗。如果只有法,怎么可能管得了那么多那么细呢。“强立而不反”,强立是有独立的人格,不反就是荀子《劝学篇》所说的“木直中绳,輅以为轮,虽有槁暴不复挺者,輅使之然也”。面对外来的诱惑,他很少受到吸引。你把不对的东西强加于他,他不会轻易认可。这就是“谓之大成”,可以接通于大学的教育,也就是当时最高的教育。

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,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。此大学之道也。

如果从德智体三方面来说,“知类通达”是智育,“强立而不反”分为身和心,于身当体育,于心当德育。教育完成以后,在人群中起作用,这个人就是君子,成为社会的中坚。“说服”就是心悦诚服,“怀”就是安抚、包容,《论语·公冶长》:“子路曰:愿闻子之志。子曰: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”近悦远来是古代理想中的王道,同时也是大学之道。

《记》曰:“蛾子时术之”,其此之谓乎。

蛾子就是蚂蚁。蚂蚁一点一点地衔土,叼成了一大堆,学问也是一点一点地积累,最后形成独立的人格。清代王鸣盛的学术笔记《蛾术编》,书名用的就是这里的典故。

大学始教,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。

进了大学,开始就是祭祀。祭祀是古老的仪式,在这里并不迷信。“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”,可以比较现在的开学典礼。“皮弁”是一种白鹿皮制成的帽子,是当时的礼服,可以比较现在的校服。开学的时候为

什么要穿礼服呢,因为这是庄严隆重的时刻,我是大学生了,自我期许两样了。“祭菜”是祭祀,要祭这个领域中最好的、最根本的老师,比如说孔子。列奥·施特劳斯有一篇演讲《什么是自由教育》,其中提到:“老师自己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。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:最终必须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。那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伟大的心灵,或者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糊其词,可说是最伟大的心灵。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。我们不可能在课堂里遇到他们任何一位。我们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他们任何一位。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,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。”(《什么是自由教育》,一行译,刘小枫、陈少明主编《经典与解释》5,华夏出版社,2005,2页)这样的人就是“祭菜”的对象,也就是偶像的偶像,老师的老师。大学始教“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”,和小学始教“一年视离经辨志”不同,是书本又不只是书本,展示了另外一条上行之路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(A. N. Whitehead, 1861—1947)说:“如果不能经常目睹伟大崇高,道德教育就无从谈起。如果我们不伟大,我们做什么或结果怎么样便无关紧要。对伟大崇高的判断力是一种直觉,而不是一种争辩的结论。”(《教育的目的》,徐汝舟译,三联书店,2002,122—123页)举一个例子,我这里有孩子在读德语,我看见他拿了一本生词在背。我跟他讲,这还只是中学的读法。问他歌德知道吗?知道。问他马丁·路德知道吗?不知道。我让他到网上去搜搜看,一搜,出来一大批相片,都是德国的文化名人。我说你作为大学生,只知道背生词是不够的,这还是基础功夫。你脑筋里要有这些人的象,他们是语言的根本。比如说,马丁·路德翻译《圣经》,对德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。又比如说,歌德《威廉·迈斯特的漫游时代》,你听到这个词就去查一查。这样就一点点来了啊。你要学好一种语言,脑子里要有这些人的象,经常观摩经常接触,感觉就会自然出来。这其实就是“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”,应该是伟大人格在熏陶你,你跟他们一点点建立亲密关系。今天知道一点,明天知道一点,后来知道一个人了,后来知道几个人了。这些人是民族文化的脊梁,教育的根本就是伟大人格,